

艺苑人物

# 灿烂秋日赏凤画

□尤爱云 文/图

凤画，起源于明初，距今已有600多年历史，“凤凰鸣兮，与彼高冈；梧桐出兮，与彼朝阳。”凤凰自古以来就是吉祥美好的象征，凤画因其有吉祥寓意，深受老百姓喜欢。2007年，凤阳凤画被列入安徽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。

蚌埠非物质文化遗产“尹派凤画”传承人曹秀成老师的“凤画艺术馆”就坐落于环境优美的禾泉小镇，一个阳光温暖的秋日，我们慕名前来参观走访，亲眼看见了凤画的精彩绝妙。

曹秀成出生于1955年8月，蚌埠尹派凤画传承人，尹派凤画研究会会长。1987年毕业于蚌埠联大艺术系（现蚌埠学院），1992年进入解放军艺术学院美术系研修油画，1982年凤画作品《指日高升》参加安徽美展，1992年油画作品《舞——凤的蜕变》入选中国油画年展，2014年6月应哈佛大学东亚语言与文明系邀请赴美考察中国传统民间艺术，凤画作品《天香引凤》被收藏。2014年8月凤画作品《祈福》获安徽省首届工艺美术大展金奖。2015年10月油画作品《秋》参加安徽省油画作品展。2016年凤画作品《和谐·追梦》获安徽省第二届工艺美术精品展银奖。

曹老师的凤画艺术馆分为上下两层，一楼是凤画展馆，兼创作工作室，二楼则全都是曹老师的油画作品。一楼左手边的墙上挂有曹老师的很多获奖证书，以及各级领导接见和参观艺术馆的照片，正厅中堂位置，悬挂着“尹派凤画”大师尹杰承（曹秀成的老师）的画像及作品，曹老师近年来的参展作品，其中有很多是省级和国内外展出的获奖作品，也都在展馆中悬挂珍藏。

正厅中堂西边挂着尹杰承老师的凤画作品《百鸟朝凤》，这幅作品创作于上个世纪二十年代末，虽历经百年，



凤画作品 曹秀成 作



底板略显陈旧微黄，但依然能看出色彩匀净，画面百鸟灵动轻盈，衬托出凤凰仪态万千，难怪被曹老师视若珍宝般珍藏。

曹老师兴致勃勃地为我们介绍凤画的起源：“凤阳一直以来就有凤凰降落的传说，当地的民间绘画艺人通过凤凰的传说，画出了美妙多姿的凤凰，因画面优美寓意吉祥，以及帝王之乡的加持，凤画便在明朝兴盛起来；明朝衰落以后，凤画这种民间喜闻乐见的工艺技法代代相传，直到抗日战争时期，只剩下两家，其中一家就是我的老师尹杰承。”

“从明朝到当代，凤阳凤画自古至今流传600多年，它的传统依然延续着，并成为独一无二的凤画派系，就在于蛇头、龟背、鹰嘴、鹤腿、如意冠、九尾十八翅……离了这些，都不叫凤阳凤画。”

曹秀成老师在作品中充分发挥了尹派凤画的特点，在绘制技法上，以点线相接，于深浅交错处体现晕染匀净，不仅如此，曹老师还善于在单纯中求华丽，在简洁的画面中体现精神，他以汉族民间工艺色彩为主，并吸取了工笔花鸟画的勾线敷色技法，又兼善国画通俗画风，使作品更具艺术性和观赏性。

二楼的展厅中，陈列的是近年来曹老师的油画作品，风景画和人物画都有，风景画中写生居多；一幅幅优美的画面，通过碧波荡漾的河水、曲径通幽的小路、悠闲静谧的舟楫，展现宁静的氛围，无不令人遐想万千，倍感轻松；而人物画中，他能把人物刻画得栩栩如生，面部表情和肢体形象处理得细致入微，看起来仿佛有国画中工笔画的效果，这令人不得不佩服曹老师，的确是实力派的油画家。



投稿邮箱：  
4034444@126.com

大禹故事

# 酒出涂山

□李焕俭 文/图



涂山禹歌坊沽酒表演。

了家家户户水桶晃动发出的声音，和高亢的雄鸡报晓声、杂乱的犬吠牛叫声，演奏出一首村庄特有的原生态交响曲，自然而又随意，熟悉而又亲切。

从老井打水不仅需要力气，还是一项技术活儿。只见乡亲们肩挑水桶，手拿井绳，走向老井，然后跨立井口，将拴牢井绳的水桶徐徐放至井下，通过左右摇摆井绳带动水桶，凭经验和惯性将桶反扣水中灌满后，再一把地提上井台。挑水回家路上，为防止桶水洒出来，就在水面上放一片荷叶或南瓜叶，而从桶中洒落的点滴水痕，犹如一串连接老井与家之间的音符乐章，随着乡亲们的悠悠碎步，弹奏出生活的悠悠韵律。

岁月流转，四季更替。如今，村庄的子孙走出家乡，走向外面的世界。随着自来水进村入户，滋养着一代代庄稼人家的老井，没有了往昔的地位和风光，慢慢被冷落至生活的一旁，遗忘在杂草丛生的角落。老井一天天地慢慢老去，但又一天天地鲜活起来，那汩汩清亮甘甜的井水，日日新又日新，始终初心不改，守护着村庄的日常，守望者庄稼人家的祥和日子！

老井是村庄最后的根，是万千游子心中的乡土情结，更是镌刻在记忆深处的乡村烟火气，绵软、温润、悠长，久久飘荡在村庄的上空，萦绕在心头！

心，他们也明白，即便顺利升入高中，三年后，他也难挤进本科的行列，与其相若两都厌，不如换个角度，学会与自己和解。家长不再苛求，我倒有了新的发现。班级的事务，他主动跑前跑后，责任心拉满，值得点赞；同学间有了矛盾，他及时去疏导化解，热心肠锦上添花，暖了全场。

每一个人的成长轨迹都不尽相同，其实，生活就是这样。在你平静时，它会冷不丁地颠簸你一下，让你心绪不宁；在你绝望时，它又闪一点希望的火苗，惹得你心花怒放。

“明明可以很洒脱，为何又觉得不妥，你知道我对快乐从没把握，习惯海里沉默。”真的，到了中年，过了较真的阶段，一切执拗不仅无济于事，也是对自己无情地戕害。要习惯一个人的孤独，在沉默中思考，在恒久不变中学会改变。这样，人生的下半场可能会像秋阳一般和煦、美好。

步入新学期，面对新的班级、新的学生，遗憾与不足总是难免，但只要学会直面挑战，寻求突围，眼前一定会豁然开朗。

秋风又起，何人似我？

风土人情

# 村庄的老井

□雪枫

四季三餐，人喝畜饮，都离不开水。因而，地处广袤平原的皖北乡间，每个自然村庄至少都有一口老井。老井，是村庄悠久岁月的亲历者，是农家平实日子的见证者，承载着庄稼人家绵长的记忆，以及对火红日子的憧憬。

老井很老，老得连村里年龄最高的老人，也说不清老井挖建的具体年代。但都坚信，这是跋山涉水来此立村开宗的先辈，唯一传承至今、留给后人的家产。村庄的老井同村貌一样普通得隐入尘埃，既没有影视剧里那些见证历史传奇的水井出名，也没有那种带有青石或汉白玉护栏的水井华美，只是井口错落有致地平铺着大小不一的青石板。而井壁的片片青苔、井口青石上的道道绳痕，犹如饱经风霜老人脸庞的斑点和皱纹，默默诉说着岁月沧桑、世事沉浮。

老井，就像一座村庄的肚脐眼。在一个又一个季节轮回里，在一个又一个平淡日子里，老井的股股甘泉，如同墨

儿连接母体的脐带一样，紧密维系着庄稼人家与大地母亲的血脉。她和田地出产的瓜果粮蔬，一起日复一日滋养着庄稼人家的繁衍和生长，让古老的村庄散发出生生不息的盎然生机。就像无私的多娘疼爱自己的孩子一样，从来只是默默奉献，不图点滴回报！

那来自地下的井水甘甜清澈，春秋适宜，冬暖夏凉，是大自然对庄稼人家暖心的馈赠。刺骨的寒冬，打一桶冒着热气的井水，洗衣做饭，温暖身心。酷热的炎夏，打一桶甘甜清冽的井水，饮用冲凉，解暑降温。这时节的老井，就像一位慈祥的老奶奶，安静地顺应四时变化，知冷知暖地爱怜呵护村庄的子孙。

烈日炎炎的仲夏，孩子们最喜欢做的，就是把从园地里采摘下来的西瓜、甜瓜、黄瓜和西红柿等瓜果，放进刚打满井水的水桶里浸泡一会儿。在没有空调和冰箱，连电风扇也鲜见的年代，这种天然的传统冰镇方法，庄稼人家世代用来解暑的“井拔凉”，丝

毫不逊色于冰箱的功能。这些被井水“拔”过的瓜果，吃起来更甜脆爽口，顿时让全身上下清凉、暑气渐消。

“晴朗的日子，水质往往清冽。而水质一旦变浑浊，就是说很快要变天下雨了。”令人称奇的是，老井就像气象站，守护着村庄四季，每每天气即将发生变化，好像未卜先知，通过水质变化，提醒庄稼人家及时安排好播种、施肥或收割等农活，精准度极高。

而且，即便遇上大旱或洪涝年月，老井的水也不降不升。尤其是一些天旱时节，乡亲们从井中挑水灌溉，浇园浇地，用水量较平时大大增多，致使老井的水位线一度下降明显。但一夜过后，老井又涨水如初，仿佛怎么用都用不完！于是，乡亲们便说这是一口建在水脉上的宝井，是先辈聪明智慧和辛勤劳作的结晶。

村庄的老井没有安装轱辘，扁担、水桶和井绳便成了庄稼人家取水的必备品。每天清晨，静谧的村道上响起

吐雾，异样的眼神里总是隐藏着侥幸逃脱的窃喜；匆匆赶回教室的身影，球场上汗流浹背让课堂的神情变得恍惚迷离；还有，每一道试题，每一张试卷，懒得去想，不屑去做，哪怕多看一眼似乎都是对他“人生追求”的悖逆。

家长非常配合，我和他们一样，焦虑得像面对病人膏肓的病人。循循善诱，动情晓理，那是温柔以待的外敷药，无效；批评呵斥，棍棒相加，那是伤筋动骨的刮骨术，排斥。曾几何时，我让帮扶小组沟通引导，甚至当着学生面许诺：他若达到期望值，我将拿出一大笔私房钱奖励他。一切的努力终究如一缕清风，待点点涟漪漾到岸边，湖面又归于平静。

到了九年级，家长渐渐失去了耐

秋风吹起，斜风细雨中，我在校园的廊道里悠闲地踱步。一直住在校园内，我早已习惯了这里的环境。开学时日，清晨的校园会瞬间火爆，像煮微中的山林，鸟雀的叽叽喳喳，惊动了凝噎的泉流，也唤醒了晨露晶莹的梦。紧张的一天正式开启，备课、授课，谈心，批改作业……直到主干道边的路灯洒下斑驳的光影，一切又归于平静。

周末的校园异常安静，像一池碧波，热情不再，自然不会因风皱面。我一边踱步一边听着音乐。“总是莫名的难过，总是忽然的失落。”一首歌刚开头，曲调似曾相识，有一种说不出的舒适。

秋意渐渐浓起，思绪缓缓展开。我想，每一位如我一样的中年人，听了这首歌，无端的愁绪都会如宣纸上的一滴

# 秋风吹起

□钱广安

浓墨晕染开来。不管你信不信，喜欢听伤感歌曲的人，不一定有故事，但一定重感情。是压抑，是折磨，是看透，是接受，是别无选择；是隐忍，是向往，是期待，是释怀，是从头再来。

转瞬几十载，一方校园是我生活的全部，更是情感的归宿。圈子狭小且一成不变，学生周而复始，像湖里的庄稼，一茬又一茬。刚送走的一批，有收获也有些许遗憾，新来的一批又满载希望和挑战。从12岁的懵懂少年，到15岁的阳光青年，3年1000天的周期，都是从秋风吹起的九月开始。谈不上共同成长，只不过是经历着，见证着。

曾有一位男生，他并不是按部就班地平顺成长，总是敢于尝试一些新鲜事物。大课间躲在厕所吞几口水

满面红光，浑身热乎乎的，精神也好多了起来。大禹觉得奇怪，尝了一些，也感到全身舒坦，精神振奋，连声说道：“好东西，好东西，真是好东西哪！”仪狄想，既然父亲说好，何尝不再做一些试试呢？于是，照着上次的样子又做了一罐小米干饭，存入树洞，饭上还特意盖了片荷叶。又过了三天，那米饭果然又变成香喷喷、甜滋滋的黄糟水了。这一回味道比上一回更美。大禹回来，高兴得一饮而尽，连声说：“好，好，味道真好哇！”

“光说好也不行哪，这汤水叫什么名字呢？”仪狄问父亲。

大禹略加思索说道：“米饭放‘久’了才变成了汤汁，干脆就叫它‘酒’吧。”

“那好哇，就叫酒！”仪狄答道。

大禹喝了酒，慢慢地话多了起来。大禹喝多了酒，一觉睡到日上三竿。大禹见自己因酒误了上工，说：“仪狄，昨晚我喝了多少酒？”仪狄说：“父亲，您喝了一小罐呢！”大禹说：“误了我的大事了，今后不许造酒了，这是禁令。”仪狄说：“是！”

大禹一心治水，时间一长，便把这事给忘了。大禹手下那些尝过美酒的人却忘不了酒，暗地里撺掇说：“仪狄姑娘，你就再造些酒让我们解解馋吧！”

仪狄说：“父王有令，违者重罚，这酒是万万不能造的。”后来治水成功，大禹在涂山脚下要大会诸侯，还要与涂山氏国最美貌、最贤惠的女婿姑娘结为夫妻，众人来了一拨又一拨游说大禹：“这样的盛会，这样的庆典，这么多的诸侯，怎么没有那美酒呢？”大禹想想大伙说得也在理儿，当即答道：“好，就让仪狄姑娘带着一帮人，用山泉的水煮饭，造几罐涂山美酒吧。”

从此，世上就有这样的传说：第一罐酒的诞生地点是安徽蚌埠涂山；第一个造酒的人是仪狄；第一个禁酒和批准造酒的人是禹；第一个将酒用于诸侯相会和结婚大典的也是大禹。为纪念仪狄在涂山发明美酒，人们在涂山建了“禹歌坊”。



涂山禹歌坊器酒酒罐。